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1.55/ tCBes0
总登号	150987

史耐德·著 陳鳳凰·譯

舒伯特



全音樂譜出版社



譯者簡介：

陳鳳凰，1952年生於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農學士，西德卡瑟音樂學院畢業，1980年德國國家考試及格，主修青少年音樂及音樂教育。現在美國印地安那州從事教學與翻譯工作。尚譯有克拉拉·舒曼傳、布拉姆斯傳與孟德爾頌傳。

舒伯特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廿日初版發行

著者 史耐德 譯者 陳鳳凰

發行所 全音樂譜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人 張紫樹 台北市汀州路75號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九三四號

總經銷 大陸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79號 郵撥帳戶：0001518-5號

電話 三三一九一四・三三二〇七二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 80 元

舒伯特

史耐德 著／陳鳳凰 譯

全音樂譜出版社

獻給——

大姐玉燕與姐夫祥人

1982/1/19

7400.982
150987

譯者序

法蘭茲·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一七九七年生於維也納，一八二八年亦逝於斯。短暫的生命之旅中創作了逾六百首歌曲。著名的三大歌曲聯篇《美麗的磨坊少女》(Die schöne Müllerin)、《冬之旅》(Winterreise) 與《天鵝之歌》(Schwanengesang) 更奠定了他「歌曲之王」的地位。譯者從事音樂家傳記之翻譯以來，原文中所徵引主角人物的書信或言論之量，可謂以這本書為最少。這就是舒伯特一生的寫照——默默無聞、不發奇言、未作異舉。由於他外貌不揚、性格羞怯、身世卑下，又無靈活的社交手腕，終其一生既不能得到女性的垂青，又被拒於音樂家的舞台之外。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他的天性善良仁慈，故能獲得真摯誠懇的友情。「舒伯特黨」(Schubertiaden) 就像「家」一樣給予他許多溫暖與慰藉。

舒伯特曾一度熱愛戲劇，這也許是他一生泛泛，了無震撼心弦的事跡，因而企圖在想像的世界中獲得宏博的經驗以彌補現實生活之不足吧！戲劇提供他實際所未經歷的冒險患難與驚心動魄的場面。在戲劇中他不但可用無邊之魔法施佈衆生（尤其施與像他那樣對現實失望的一羣），甚且可以揭發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一面。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三年之間他創作了十四齣輕歌劇與舞台劇，可惜因劇本的選擇不當而慘遭失敗，只有三劇獲得演出。

舒伯特的交響曲與室內樂皆以模倣貝多芬、海頓、莫札特為起始，逐漸地才找到自己的獨特門徑。抒情寓意、不厭其煩地反覆窮詰、遠溯因果是他晚期作品的特徵。世人每批評舒伯特作品平淡而冗長，但是若能親身彈奏或拉奏這些晚期作品，就會咀嚼出其平淡中的不凡滋味。尤有甚者，他逝世前四年已自知感染惡疾隨時可能喪生而勤奮作曲、欲與死神較量速度，其樂曲中注入的熾熱情觸與道出的委婉心聲在在都如此廣厚深遠、橫無際涯，好像與久別又永不得重逢的

友人絮絮談心，任誰聽了都會受感動。《未完成交響曲》具交響詩特點的神秘氣息、《鱒魚五重奏》的寫實技巧、鋼琴奏鳴曲《流浪者幻想曲》的主題牽引手法、C大調《第九交響曲》的音響世界，凡此皆是舒伯特掙脫古典窠臼、邁往浪漫精神的證明。舒伯特的音樂超越了他的時代，也因此他被譽為音樂中「浪漫主義的前驅」。

本書原作者史耐德（Marcel Schneider）以文學手法撰寫這本傳記，其文筆不但詞藻華麗而鋪砌，且常有一再重複以令讀者加深印象的佈局。書中數處涉及涵意深湛的哲學闡論乃至用字的稍嫌艱澀，均使譯者於翻譯過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主角人物舒伯特沉湎於作曲樂趣之中而忘卻觀眾一樣，史耐德大概也屢次忘卻了讀者。除了舒伯特的音樂之外，原作者尚藉三本世界文學名著的書名「希望無窮」（Great expectations，狄更斯著）、「威廉·邁斯特的習藝時期」（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歌德著）與「破滅的幻夢」（Les illusions perdues，巴爾扎克著）來具體而傳神地分三階段描寫他的生平事蹟，這是非常別出心裁的章法。

舒伯特是個虔誠善良的人，他所膜拜的「萬能天父」雖然賜給他創作的天才，卻又於命運安排上作弄他。舒伯特在世時為疾病所折磨、為國家所輕視、為社會所摒絕、為觀眾所忽略。他的許多作品均遲至十九世紀末葉才公諸於世，他自己生前僅能想像其律、從未聽聞其音。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們為舒伯特叫屈的同時究應如何褒貶他的「萬能天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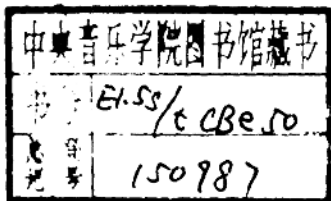
本書中凡人名、地名、歌曲名之出現多次者，皆僅於第一次出現時附註原文。書末的附錄纂有舒伯特年表與人名索引供讀者查閱。每暑揮汗，螢照蟬嘶，雖奮駑鈍於本書之逐述，總覺距完美仍遠甚。若有曲解誤譯之處，唯盼方家、讀者與愛樂朋友們不吝指教為幸。

本書於打字後承蒙好友吳盈撥冗協助校對並代遞書稿，謹此致以誠摯之謝意。

譯者識

一九八六年夏末

於印地安那州



目 錄

譯序.....	3
第一章 天堂.....	7
第二章 塵世.....	21
第三章 希望無窮.....	31
第四章 威廉邁斯特的習藝時期.....	49
第五章 戲劇.....	61
第六章 破滅的幻夢.....	77
第七章 歌曲.....	95
第八章 舒伯特與歌德的關係.....	101
第九章 合唱.....	109
第十章 自創題旨的變奏.....	113
第十一章 室內樂.....	117
第十二章 宗教樂曲.....	127
第十三章 交響樂曲.....	131
第十四章 浪漫主義的前驅.....	141
舒伯特年表.....	148
人名索引.....	151

第一章 天 堂

有人問史塔溫斯基，舒伯特的冗長音樂對他是否有催眠效果。「什麼？」他回答道：「能在天堂樂園中清醒地幻想，怎麼會睡着呢？」

舒伯特的音樂似能驅邪伏魔，換言之：它是渴往天堂的音響化身。然而渴往的天堂所指為何呢？誠然並非神學家的天堂，也非但丁筆下《神曲》中的天堂，而是一個純潔無罪，充滿真愛，塵世間親近之人再度團圓之地。舒伯特音樂的唯真諦是對迷失的天堂樂園之渴念，也因此它會如此動人心弦，如此蠱惑我們，而且以一種無可比擬的語言向我們闡述。

舒伯特的一生與旁人相較既不見得飛黃騰達，也不顯得寒酸低微。只是無權無勢、孤獨寂寞，好像蒼天為這位音樂家呈現嶄新的黃道十二宮。舒伯特教名法蘭茲·瑟拉佛（Franz Seraph），法蘭茲即「天使」的別稱。

圖一 「極樂世界」，帕歐羅的油畫「世界末日」（部分）



如果舒伯特有生之年遊過義大利，他一定會對西恩納藝術院中一幅帕歐羅（Giovanni di Paolo）的畫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幅畫所展現的天堂樂園大概就是他夢幻中的景象：果樹林中樹木同時開花與結果，草莓叢、麝香草之間跳躍着小兔子，塵世間相愛之人在那兒相互伸臂，結伴互擁，邁向永恆。這成雙成對的羣像包括一對夫婦、一雙戀人、母與子、一對僧人、二位虔信徒、二位老者與二個少女。在此極樂世界的歡愉島上，人世間的法律、成見完全消失。肉體的負擔已解脫，靈魂得以逍遙遊，相愛之人享受彼此融會的福祉，他們唯一的願望是能渾而為一，相互說道：「吾卽是汝！」

很顯然舒伯特亦把天堂想像成終年弦音不輟，充滿童稚天真，幸福如泉湧現之處。這樣的想像比宗教神學所指的天堂，除了着重情感之外，亦代表某一羣人，他們視愛情之位於信仰之上。坦白說，生命的真諦、甜美與圓滿不就全繫於此（指愛情）嗎？在那另一世界中，我們的心跳或許已止，但是它仍能因感觸而高翔升騰。

我們不難想像舒伯特對幸福之園的憧憬。他珍惜熟稔的交遊圈、真摯的友愛以及細膩的感情。他有審美的能力，尤其重視善良的德行。一八二二年他在取名「吾夢」（Mein Traum）的自傳片斷曾寫道：「吾父吾母均極慈善，吾自幼即深受其愛之澤。」至於愛人泰蕾莎他則形容為：她甚完美，心地至善。

舒伯特的短暫塵世之旅（未滿三十二歲），大概於死後得到補償——在天堂裏永恆地被親愛之人所圍繞：幼年即喪之慈母、關心其音樂教育之嚴父、兩位兄長伊格納與費迪南、衆多好友以及兩位愛人泰蕾莎與卡蘿琳，他們皆在充滿深情的天堂中團聚。

舒伯特一生幾乎無任何情節緊張或驚天動地的片斷，恰似聖經中的文句：「生命何其短促」（Der Mensch lebt kurze Zeit）——想到其「生」卽不自覺想到其「死」。在他出生的房子恭聆其d小調絃樂四重奏那天，我體驗了前所未有的深摯感觸。



圖二 舒伯特出生的房子

一七九七年元月三十一日舒伯特生於維也納近郊的利喜登塔，父親是當地的小學教員。他出生的房子位於第九區的努斯豆夫街，日後這條街因為附近建了一所市立修道院「天堂之門」而改名為「天堂之門壟」（Am Himmelfortgrund）。又是天堂！舒伯特一生似乎無法避遁這名詞。房子的外表無異於其他中歐地區所見的民家；樸素的外觀、灌木與花園綴飾的內院、二樓外的鐵柵陽臺、門廊上方懸掛着玻璃畫框、高聳的屋頂下有兩間正屋、植有槭樹的庭院。由此屋可望見鄰近十二門徒教堂（Die zwölf-Apostel-Kirche）的兩座鐘塔。

舒伯特出生四年後（1801），雙親才有能力購買自己的房屋。舒



圖三 父 親

伯特的父親出身於梅倫（Mähren）的農家，一七八四年移居維也納，與來自序雷茲（Schlesien）的鎖匠女兒伊利莎白·維茲結婚。他們婚後共生了十四個孩子，只有四個存活。這個小學教員與厨娘所組成的貧窮家庭就是一位純正維也納音樂家誕生之地。舒伯特和貝多芬一樣是女僕之子，但是他不像詩人史敦博* 那樣飽受支離分裂的內心痛苦；原因無他：謙虛的為人、柔順的心腸以及浩然的性格使他免於此苦。舒伯特生於維也納，大部分歲月生活於斯，亦逝於斯。這個因素足夠使他感覺身負重任，要為奧地利的音樂注入新生命、要躍登「歌曲之王」寶座，且視之為超越一切的榮耀。

舒伯特幼年的家庭生活無什匱乏，他渡過了快樂且充滿音樂的童



圖四 母親

年。有一次筆者親臨其出生房子的露天演奏會，靜坐地冥想舒伯特當年的景象。然而當樂師開始了絃樂四重奏《死神與少女》（克勞迪斯*詞）數小節後，我的腦海裏顯現的已非無憂無慮、饒舌多話的男孩，而突然是體力已竭，僅在世三十二年即邁向死亡的男人。第一樂章縱

-
- ①史敦博（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詩人，卑賤的出身與三次失敗的婚姻使其作品多消極且自苦，有戲劇《死亡之舞》，小說《紅屋》與《女僕之子》等作品。
- ②克勞迪斯（Matthias Claudius, 1740~1815）德國詩人，虔敬主義者，其文以精簡與民歌性著稱。成名作為《月亮出來了》（Der Mond ist aufgegangen）。

然散發着曩昔的歡樂與每一生物初生時的童稚天真與純潔無邪，但是其主題卻已帶有向死亡挑戰的音響。死亡隨影隨形，它埋伏以待舒伯特，就像克勞迪斯詩句中死神窺伺着女孩一般。該如何面對不可豁免的命運呢？他是哀痛呼嚎、舉拳朝天槌打，或順服地接受命運，伸展雙臂迎接死神？

首樂章雷霆萬鈞的起伏之後緊接着變奏曲，死神之音在數個變奏中嚴肅而平靜地出現，宣佈了不可挽救的命運。在此出生屋子之庭院想像舒伯特最初學步與玩耍的情景，對舒伯特的早逝更覺震顛與不幸。曲中刻意的韻律重音與咄咄相迫的題旨發展，讓人異覺死亡之聲縈繞於樂曲之中絕非偶然，他已在作品中預言了一切。

舒伯特並非以聖經的標準面對死亡，認為那是贖罪式的懲罪，反之，他視死神為朋友，是帶領至另一世界的忠心僕人。中古時代的醜面骷髏已不再是死神的象徵。舒伯特想像中的死亡較接近希臘的神秘宗教或畢達哥拉斯* 的哲學。克勞迪斯的詩中，死神在女孩的耳邊低語安慰着：

美嫩的女孩，伸手來！	Gib deine Hand, du schön und zart Gebild!
我是朋友，非來懲罪。	bin Freund und Komme nicht zu strafen.
乖孩子！我並無害，	Sei gutes Muths! Ich bin nicht wild,
儘管在吾臂中沉睡！	sollst sanft in meinen Armen schlafen!

③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約西元前570~497) 希臘數學家與哲學家，畢氏定理創始人，其哲學旨在追求靈魂與肉體的解脫之道，規定愛智為哲學的首要本質。



圖五 「舒伯特黨晚會」（庫柏咸澤水彩畫之部分）

這個死神與睡眠似是孿生兄弟，就像希臘人形容死亡為背負着火炬的美少年。

詼諧曲樂章又回到首樂章的疾風密雨，其狂野與不羈只有華格納的斬龍英雄《季格弗利》鑄造其寶劍的音響可相比擬，也為急板終章恐怖的死神之舞作準備。舒伯特接受他的死神，與之相攜共舞，舞曲中狂譎預言着絕望，歡笑摻雜着淚水，恰似天堂與地獄舉行婚禮。

這種內心掙扎策動了舒伯特不易為時人所瞭解的無邊天賦，既是他存活時的生命力，亦是致他於死的元凶。他作曲至心力涸竭，大眾仍誤解他，有權勢者仍歧視他，何至於此？——特有的靈智把他塑造成夢幻者，天才吞噬了他。

曲子中短促、柔和的過門不停地被這種絕望的創作量醉所打斷。在這些過門中他回顧着消失無踪的「過去」，也明知：平靜的心境、對未來的憧憬、金色的童年……等均是一去不復返也。他日趨不耐地鞭策天才，亦擁抱死亡。天才與死亡對他而言已成一體之兩面。

雖然舒伯特的音樂渴往天堂，但他並不是所謂特別虔誠的人，在學校裏宗教學科的成績也只是中等。他的信仰並非如迷信者般的莫名熱誠，而是富浪漫特質的意識思考。嚴格以文字描寫應釋為：由於對造物者的抽象崇拜，他信仰自然界與純感情兩者的聖潔象徵。他自幼受羅馬式天主教的教育薰陶，對教堂保有極度的忠誠。像哲學家巴斯噶* 似的懷疑，對他而言是陌生的。他從未自問，「神是否存在？」作曲本身就是讚美神的最佳方法，因為音樂是藝術中精神性甚高者，它帶領我們回到純潔之源，是牽引我們走向失樂園的引路線。影響舒曼甚鉅的偉大作家姜·保羅*，舒伯特也許從未讀過他的作品，但是他關於音樂的概說簡直有如舒伯特作品的文字化身：「啊！音樂！來自遙遠和諧世界的餘韻！天使在我們內心深處的嘆息！擁抱時、雙眼噙淚時、言語不足以表達時、或當我們沈默的心孤寂地躺臥在胸腔柵欄內時，啊！只有你，音樂！使在監牢裏的心相呼喚，使遠隔的嘆息滙流於心中的沙漠。……」

這段文字言明了：音樂神似的根源，對心靈有安慰或咀咒的魔力

-
- ④巴斯噶 (Blaise Pascal, 1623~62) 法國自然科學家與哲學家，在力學領域發現巴斯噶原理；在哲學領域以著作《冥想錄》(Pensées) 探討上帝的存在問題而享有盛名。
- ⑤姜·保羅 (Jean Paul, 原名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 德國詩人，作品力求突破古典之束縛，幻想、幽默、口語化及敏銳的感情為其寫作特徵。

，還有解除寂寞的矜憫。蓋寂寞是人類最難忍受且無法克服的苦楚。而音樂是偉大的調解者。但是音樂亦具有神秘性：世人無法將之定量、定性或定形。由於它的內涵極難定義，我們將之劃歸於非言傳與超自然的範疇。雖然音樂的組成須沿用一些精密週詳與稍受束縛的規則，但是在其純形式中我們可瞥見更高的啓示錄，以及無窮且美妙的自由度。音樂真是來自另一世界的餘韻啊！

至少舒伯特是如此看待音樂。童年期他就曾以第三人稱描寫自己對莫札特g小調交響曲的感想，「他絲毫不知為何此曲如此震撼他，小步舞曲令他陶醉，中段（Trio）裏，天使似乎也參與歌唱。」

他懂得與天堂的使者交談大概屬實，數位教師均認為其早熟的天才是蒙神所賜。父親教導他小提琴，哥哥伊格納教他鋼琴，市區合唱團的指導霍澤先生（Michael Holzer）教他聲樂、風琴與持續低音法（Basso Continuo）。未上幾堂課後他就凌駕此數人之上了。父親曾記下霍澤的話曰：「每當我欲指點他新教材，他總是事先都會了。」數年後學校的教師陸琪卡（Wenzel Ruczizka）也發出相似的讚美：「我無能教導他，他已經由敬愛的主親自傳授了。」

舒伯特甚早即能爐火純青地運用音樂這樣獨特的語言，也難怪人們要稱此藝術具神似的根源了。舒伯特就像莫札特一樣，其作品的絕佳品質與創作的幼齡均令人驚異。他十六歲寫成第一首交響曲；翌年，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九日著名的歌曲《紡織女葛蕾卿》完竣；一年後各類的作品產量豐富，具大師雛貌的歌曲《魔王》亦屬其列。這樣成果累累、包涵廣闊的創作力，難道不是神跡異象嗎？

只要是理智無法解釋的事實，我們善稱之為「天才」。雖然法國詩人瓦雷利（Paul Valéry）解釋道：「天才只有邏輯可尋，並非神秘之物……。關於此，我只願說，我知道：天才是可解釋的。」「解釋」？天啊！好像真有其「釋」似地！還不如引用貝多芬臨終前的囑語：「真的！舒伯特體內閃耀着神靈的光芒。」

人們若從電影、戲劇或小說式的傳記去認識舒伯特，必定把他刻劃成稍顯幼稚且重感情的人，純潔卻有點偏頗，好像是歌曲中的帕西